

十二碼罰不進，將一對玻璃杯分置兩手互碰作聲之某君，失望得瞠目結舌，双手一鬆，兩杯墜樓，作粉碎。事後我若提出損害賠償要求，唐老校長一定照賠)。是日校中樂隊銅鼓敲破三隻，在球賽終了一剎那，双方同學爭奪賽時用球，大打出手，鬧得人仰馬飛，車胎放汽，殃及一般汽車階級有車開不得。

是年交大足球隊長爲中鋒甯樹藩，管理爲張紹元，幸福神Mascot 爲戴麟經，(時約十二

三歲)(聖約翰隊之 Mascot 爲一絨製黑貓)十年後之鐵門周賢言，與戴年相若，每當足球練習之時，常在門後接球，身段靈活，十九無誤，我當時告以將來守門有望，伊答「我拜你做師傅」。

從此以後見面即以師傅相稱，直到鐵門聞名全國，我的師傅尊號，尙未解除，目下賢言在美，不知能見到此篇否。

前衛似爲葉熙誠(烏龜)梁建業(長腳S)兩同學確否尙待考證

其琛附註

錢其琛

二院同學合組同學會

抗戰以前，母校三院畢業同學，向有南洋同學會，唐山交大學會及北平交通同學會之分設。抗戰軍興，政府西遷，同學集重慶者不下千餘人，往還更密，僉以團結同學，爲抗戰建國作更大努力，有合組同學會之必要。廿九年推舉作民、凌竹銘、侯甦民

、莫葵卿、李立侯、徐仲宣、徐可均、陶鳴岐、朱一成、王道之等十數同學，着手籌備，經多次會議商衆謀僉同，當於卅年假重慶上清寺交通部禮堂召開大會，先行成立重慶分會，選徐可均同學爲分會會長，並推定總會職員之司選委員五人，提出二倍候選人，分

請全體同學圈選，結果章作民同學當選爲會長，李立侯、吳紹楨兩同學爲副會長，理事廿七人，監事九人，總會於卅一年春成立，其首要工作即爲復校建校，在卅一年至卅四年間，諸同學設計籌劃，奔走呼籲，不遺餘力，其團結互助精神，爲數十年來所未有，而擁護國策，努力交通建設，亦有更大之表現。卅五年吳紹楨、韋作民兩同學先後謝世，李立侯同學在其桑梓服務，同學會工作，不免停頓。卅六年京滬兩分會，多次交換意見，各推司選委員三人遴選候選人，卅七年辦理第二屆選舉，嗣以共匪作亂，選舉票大部份未能寄回，遂成懸案。所幸臺灣同學會，近年已改爲全國性之同學會，且同學間聯繫團結，更甚於當年，此則主持會務諸同學艱苦努力之成果也。

七七事變後，平津滬相繼淪陷，平唐兩院一部份教職員及同學徒步西遷，廿八年在貴州平越復課，設備既極簡陋，經費亦極艱困。滬院初遷租界上課，嗣因匪偽劫持，一部份同學，亦間關

西上。當時我校校友遍佈大後方

交通機關，對於同學先後內遷，莫不事先聯絡準備，盡協助之能

事，在渝同學鑒於復校之急要，

曾一再向教育部請願，未獲要領。

廿九年教育部舉辦各種訓練班

，同學遂以設立交大分校承辦訓

練班為理由，重申前請，嗣奉核

准，即借用小龍坎無線電工廠一

部份房屋，並推徐名材同學為主

任，開始復課。經費方面，教育

部祇擔任兩班經常費，其他費用

則由同學隨時募集。卅年交通部

以擴展後方建設，需才孔亟，擬將

原有之技術人員訓練所予以擴充

，復經同學會商准交通當局，就

擬在九龍坡新建之訓練所房屋，

借撥一部份為交大校舍，並委託

交大辦理一部份訓練，同時教育

部亦改分校為交通大學，聘吳保

豐同學為校長，交通部亦聘吳同

學兼任訓練所主任。卅一年校舍

落成，平越同學亦遷渝上課，至

此規模方始粗具。此後物價波動

，母校面臨之最困難問題，即為

經費之籌措，同學會卅一年曾發

動母校獻金，卅二年復發動募捐

，同學無不踴躍輸將，母校在渝

得以維持而逐漸擴展者，同學愛

校之精神，誠不可沒。回憶募捐

期間，曾集會多次，吳稚暉先生

，無不撥冗參加。卅三年春，

母校經費最為困難，幾至斷炊，

吳老先生在某次會議席上曾告諸

同學謂：中央黨部為慶祝其八十

壽誕，發動募集獎學金，積有成

數渠以不愛虛名未予接收，現在

母校經費困難如此，極願放棄成

見，囑為轉商黨部移作補助交大

之用。當時同學雅不欲以母校困

難而影響先生素志，雖未接洽移

用，而老輩獲校精神，實令人欽敬。

反共抗俄，勝利在望，共匪

摧殘文化，極毒辣之能事，今後

收復大陸，復校建校，其艱苦困

難，將千百倍於往昔。政府作育

交通人才，固早有定策，而擘劃

經營，亦有待我同學本過去之精

神，從旁作更大之努力也。

本屆校慶友聲有特大號之發

刊。唐鏡文同學，一再囑寫同學

會合流，與重慶複校經過。爰就

記憶所及，匆成是篇，掛一漏萬

，所在皆有，還乞諸學長有以指

正，幸甚。

「年少拋人容易去」！

識 微

余入校時，猶得躬逢國文大

會和祀孔的盛典。國文大會考試

友聲編者以四月八日校慶，

將出特大號，命余寫一短文，當

義所弗辭。回憶少年之事，興味

盎然，因限期已屆，而瑣事又極

紛忙，只寫下數段，頗有『年少

拋人容易去』之感，即以為題。

不分級別院別，由校長唐蔚芝

先生命題，好像出兩三個題目，

任擇其一，然後由國文教員混合評卷。交大本多讀經之士，有許多同學，看到經書的題目，欣然色喜，秉筆直書，其未有舊學根柢的同學，也可以做視個較容易的題目交卷。某一次國文大會，